

雨水

李万华

昨夜梦得一坡油菜花，竟是一气初盈，万花齐发，青畴白壤，悉变黄金”。在梦中，我以为大地的模样就是这样：金黄，暗藏柔韧的劲道。但是梦中有人说：风吹雨打，花落叶下。

我在今天的某个时刻想起梦中油菜，便有些恍惚。我分明看见那是一坡一坡的花在梢上驰骋，但我相信别人所言的零落成泥。便是现在，我依旧对自己说：花的尸骨如同花开。

这之前的某一日，我在老屋檐下闲坐。这是乡下，阳光没有杂质，尚未长出新叶的梨树在院子中央，枝杈如同龟甲兽骨上的笔画。它旁边，一棵沙枣树歪着身子，旧年的妃色果子小如豆粒，果皮上布满黑点。想一想，如果每一种果子都如此闹脾气，不肯掉落，年长日久，果树会成为什么。一只猫咪跑过去，爬上大板夯筑的土墙，又从墙头跃到树枝上，停驻。看上去，它的这一行为没有任何意义。墙头露出远山一角，清冷的风从屋外榆树的枝子上滑下，近处耍社火的锣鼓节

奏铿锵。也有一两声鸦啼，仿佛冬季还未离去。我们喝咸茶，偶尔说话。脑中无舟楫的片刻散漫，清波亮出光斑。其间记忆自在身边游走，觉察时它们已经遥远，并不与我发生多少关联。而在沉默时刻，我总能看见时间踮着脚，小毛贼一样扛着些破烂玩意儿走过。一扭头，我甚至看见多年后我们自身的白骨，在阳光里静坐。它们洁净、温润，泛着光泽，它们完好无损，姿态娴雅，仿佛正在轻颦浅笑。

现在想起，那一天仿佛来自一个遥远过去，又仿佛取自未来。眼下转瞬即逝，未来遥不可及，过去是什么，一棵沙枣树，抑或只是一场回忆？

然而回忆未必可靠。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一场或许并不存在的相遇被男主人公回忆得历历在目，仿佛它刚刚发生，彼此的气息还没在花园的雕塑下散去，不过被另一个人忘记。如果遗忘表明过去并不存在，那么回忆，是否果真能杜撰出一个过去。

这一日夜间，我听见窗外檐漏，滴答滴答，屋顶积雪正在消融。我有多久不曾见得冰雪融化的样子？旧日那些冰凌挂在屋檐，雪水晶莹，春风沿着河道走过的情景，我并未生疏。一些情景日日重复，回想起来却如同空设，一些情景一旦露面，便被魔术长久定格。小时候接触物事存有局限，不能一一看尽，然而相待之心细腻专注。成年后，时刻穿行，其间柳暗花明，抑或山重水复，我们却已习惯顺水流逝。

其实我并不知道这是哪一日的积雪，我从乡下老屋回到小镇，它们已经存在，在楼层背阴的角落，树根砖瓦的缝隙。它们在那里沉积，并且渐渐瓷实，它们的表面因此变成薄薄的冰层，反射光芒，仿佛一些特立独行的人，“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并不依附。

《礼记》说：“始雨水，桃始华。”这节候的物征，本以中原为主。在青藏高原，这一切都将姗姗来迟。

棉花的花，长得太不讨巧了。没有叶掌的阔大，也没有果的独特，甚至也没什么香气，特别是它那多分裂的花萼，总让我想起怒发冲冠的鸡冠花。倒也不是自嘲，这情形，跟我在姊妹兄弟中所扮的角色颇为类似。

我们姊妹兄弟四个，就跟棉花一样，一桃四室，只是这四室中，我是最“拙”的那一个。关于这一点，我一直都不敢承认，或者说不愿意承认。现在，经过了那么多的风，历过那么雨，我坦然接受这个属于我的宿命，并且与它和平共处，并且把它公之于众，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放下”吧。背负半生，这个包袱早该放下了。此时，我也才明白，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不顺心，也就不难解释了。

此事按下不表，先说个谜语你猜：“四孩住绿桃，秋来房渐老。膨须爆裂桃，兔尾挂树梢。”

很喜欢这样的小诗，就像李峤的《风》、王维的《画》，可可爱爱，专治无聊。

棉花的花，不像别的植物的花，满满观赏、审美价值，它通常不被人注意，农人种棉花，不是为了欣赏它的花朵，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采它的果实——棉籽可榨油，棉絮可纺织。花朵，仿佛可有可无，如果不是因为只有开了花才能结果的话，估计棉花可能会跳过花直接结出果实也未可知。棉花的花，如果有心的话，也会觉得尴尬吧？别的花都占尽风光，而棉花的花，却被无限忽略了。

话说回来，这对农人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田野里，棉田其实并不多，只有零星的一小块一小块，有的人家干脆就不种棉花。种棉花风险大呀。从准备播种起，就得防止病虫害。棉籽可以榨油，也特别容易生虫，或者遭到觅食动物的啃噬，因此播种前就要进行防虫防腐处理，然后才能下种，只有躲过虫害和动物利齿袭扰的棉籽，才能幸运地发芽出苗。刚出土的棉花幼苗，只有两片豆瓣似的小叶；渐渐地，枝繁叶茂，此时，又要打尖掐枝，以免植株疯长，跟花朵争养料；及至花蕾坐枝，还得喷洒农药，防止蚜虫、火蜘蛛、棉铃虫等病虫害。棉花就是这样，需要庄稼人一路小心伺候，才能完成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期间的任何一次病虫害，都可能使人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棉田的活，都是细活儿。爱玩爱动的小伙伴们都去玩泥巴、捉迷藏去了，我和母亲就在棉花田里间苗、除草、喷药、掰枝、除杈。许多时光就在棉田里消磨了。

棉花的花，造型酷似缩小版的蜀葵。花萼多裂，花色初为乳白，慢慢转为深浅不一的红，说来却也妩媚。凋谢后，结出绿色蒴果，状似颗颗毛桃一般，有尖嘴儿。我们叫它棉桃，也有人叫它棉铃。我觉得“铃”字来得蹊跷，还是叫棉桃更贴切些。你看，那棉桃有多饱满，我和母亲心里的希望也就有多丰饶。

长啊，盼啊，就在我们的期盼中，玉米、黄豆、谷子，该收的都已经收了，大约只剩匍匐在地的红薯、深藏地下的花生和晚熟的豆角杂然逗秋趣时，棉桃儿也从翠绿中长出斑斑红褐。此时，我们知道，棉絮在棉桃里越长，就像怀胎十月的婴孩一样，就要华丽出世了。已然成熟了的棉桃，在秋阳的照耀下，一颗颗渐次自然爆裂，露出我们所最需要的部分——柔软洁白的棉花。

叮叮当当，铿铿锵锵，棉花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战胜各种害虫的袭扰，渡过芽期、苗期、花期、蕾期，就这样到了采摘期。

这才是真正的开放，这才是真正的棉花。采摘时，可得要小心了。要五根指头密切配合，捏住“兔尾”根部，这样才能将棉花采摘得干净利落且纤维不断。那手势，酷似抓娃娃机抓娃娃，蛮有技术含量的呢。

我和母亲一人一垄，趟在半人高

的棉田里。此时，四野阒寂，只有那些不知名的小虫儿，不知疲倦地奏着秋日的私语。

这时候，最怕的是秋雨，只有暗自祷告，求老天爷垂怜。

别谈，摘棉花看似轻巧不费力，可一天下来，也是腰酸背痛、头重脚轻，及至夕阳西下，这个包袱早该放下了。此时，我也才明白，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不顺心，也就不难解释了。

今夜，中秋与国庆巧遇。据说，这种巧遇，本世纪仅有4次。在这难得的“世纪之夜”，外面到处都是霓虹，挤眉弄眼，争奇斗艳。自以为比星绚，赛月明，星定炉，月应羞！喊，星月何忍看，不知都躲到哪里清静去了。而我，宅在钢筋混凝土的“格子”楼里，突然间特别怀念那些摘棉花的日子。母亲，你埋地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如果您泉下有知，看了这篇拙文，也该明白，您的女儿，为什么总做蠢事了吧？

庄稼地里的活，一向都是大呼小叫的，只有摘棉花，可以那么安静、那么自我，一边摘，一边听微风伴虫鸣，有那么一丝悠闲的成分。它不像收小麦，今天收不完，明天小麦就会焦裂在地里粉骨碎身给你好看。棉田本就是庄稼里的“小众”，它慢条斯理地，陆续开放，一不小心就过成了小资们梦寐以求的慢生活。这样的节奏刚好和我的脾气暗合，所以棉花总能给我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在众多的庄稼中，仿佛独它是个知音似的。

我和母亲一边面带微笑聊着零碎儿，说些“小确幸”，一边走在银花遍地的棉田里，有条不紊地摘棉花，左一下，右一下，再一下，毛茸茸、软绵绵的棉絮跟着手的动作，一朵朵地就回到我们的篮子里。棉花的温柔从指尖流溢到心尖，再从心尖到眉尖。多么柔软，多么洁白。此时，天上白云朵朵，仿佛无数朵棉花糖；地上银花绽开，犹如天上的云朵降落人间。我和母亲恍若走在云端。摘棉花这样一种农活，莫名自带一种仙气。

顶讨厌的是，棉絮里也会生虫，让人心生忌惮。

在我的印象里，棉花的一生病虫害不断。在众多的庄稼里，似乎也只有棉花，是不喷农药不行的。将灌满药液的喷雾器背在身后，一边走一边碾压，喷嘴里就喷出一片药雾，所到之处，红红白白，死伤无数。

许多年后，当我拿起酒精药瓶，给家具消毒以防新冠的时候，我的眼里仿佛现出一片棉田，手上的动作仿佛找回了青春之力。不过，当我买了祛病消瘟的香包，回家打开看时，发现里面的香料居然都是香熏染色的棉桃壳，五颜六色的，香倒也香，却不免有种阳错阴差、物是人非的怅然。

如果说，世间每一个女子都对应着一种花的话，我想，我应该是棉花地里的那一朵棉花，也有人称之为“笨花”。

乍一听到这一别称，我内心的那种惊讶，是不言而喻的。怎么就这么寸呢？

棉花的花

秦娥

在一些更美好的事物中

清香

在一些更美好的事物中
一只飞鸟的美，总是高高在上
起落于枝丫间
被它无法触及的天空
诱惑得无法平静下来

抗争过后，剩下的雪
正在消解
短暂的愉悦，填充着
从荒野赶来的另一场雪
鸟儿湿漉漉的羽毛
仍在照亮大地

镜中

首先吸引我的
是那些陌生的路人
尽管你倔强生风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回不去的过去
如果
你需要的正是这样一剂
心灵上的安慰
那就另当别论

无论是仰望者或者是被仰望
很多人只在路上
你要在此皈依
要拿出最真挚的诚意

凭栏处

第一眼，正好是南山
而南山的菊
早已被诗人采回桃花源了

第二眼，正好是高楼
而高楼下春风
牵着雨的手去了远方

第三眼，正好是湟水
而湟水河的水
围着白色的厚厚的羊毛围巾出发了

冬至的怀念

一种怀念
在焦黄的狗浇尿油饼里
散发着独有的馨香
而这种馨香
是父亲给予我们的

然后又被羊肉馅的饺子
打开记忆的另一扇门
那种独一无二的味道
谁也给不了我们

该有的冰冷
该有的温暖
纷至沓来
这致命的怀念
成为我永远解不开的心结

一片枯叶

把命运交给风
死去活来地跟着
跟着，跟着，就丢了自己

千疮百孔的心
仍在等候
一场圣洁的雪

这也是，它触摸
天空和云朵的唯一方式

隐喻

坐在黄昏中冥想的那个人
把回不去的日子总是当成座上宾
他偶尔也抬起头
想象纸屑遇见磷火时碰撞出的璀璨

而此刻，仿佛唯有苍白可以
重温音符与花朵摩擦过后的所有细节
长日将尽，夜晚是不可预测的一

泓秋水
他的辽阔，正坐在我窗外的长椅上

黄昏·车流·蜘蛛网

谁在等太阳落下去
谁在等一辆出租车
谁在仰望一张蜘蛛网
谁在岁月递过来的刀子上
交出了自己的血

那么多的星星转眼间
藏了起来
涂满腮红的一场雨
来得有些迫不及待

落在风里的云

九月的天空低了下来
落在风里的云
在一片金黄色的草地上
心中充满了好奇

这一束蒲公英是送给我的吗
这一簇芨芨草是送给我的吗
这一只蝴蝶是送给我的吗
这一匹马儿是送给我的吗
难道
这些原本不属于我的
今天都属于我了吗

一条小溪扑过来拥抱了我
一粒裸露着处子肌肤的盐粒吻了我
一只鹰隼居高临下俯视着我
有必要这样大张旗鼓吗

如果继续往前走
误入大山的怀抱
我就长成一颗大树
如果落入深渊
我就把我的藤蔓伸向天空
重新做回一朵云

